



温情故事

爱的瞬间

□林天华

男孩在楼道突然停电时点亮了蜡烛，照亮了前面女孩脚下的路。此后，那女孩总爱有意无意地在男孩面前晃悠。

男孩想搞点儿恶作剧，去二元店买了一枚饰戒给女孩。饰戒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串熠熠生辉的水钻。女孩挺喜欢，摩挲着说：“你想两元就把我骗走吗？”

“这只是个前奏。”男孩很坦诚，说着就要给女孩戴上。

“那可不行！”女孩娇嗔道，“古时还有指花为媒呢，可这儿啥都没有。”

女孩喜欢浪漫。在一个月儿像柠檬的晚上，他们相约来到江边。

杨柳青青，风轻浪静。

像诸多电影里的镜头一样，男孩单膝着地，对着被霓虹灯染得五彩斑斓的一江春水，给女孩戴上了饰戒。

男孩一脸的坏相：“要是我和你妈妈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”

女孩狡黠地一笑：“当然是我妈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世上只有妈妈好。”

男孩无所谓地耸耸肩，讪讪地笑。

翌日，山崩地陷，万物惊悚，地震发生了。人们如做噩梦般地涌向广场，面面相觑，心有余悸。瞬间，万人空巷。

女孩收到一条因通信受阻而姗姗来迟的短信，是男孩发的：地震了，快跑……

此时的女孩，一条腿没了，正躺在医院临时搭建的板房里。

听着外面纷乱的脚步声，女孩想知道短信后面的内容。

男孩来了，抚摸着女孩的肩：“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——地震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”男孩问。

“打电话呀。”女孩还是那般矜持。

“给谁打？”

“我妈妈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我爸爸。”

男孩不再问了。

男孩许久没去医院了。对着熙攘的人流，他熟视无睹。

心有牵挂，男孩还是无意识地走进医院，听到了病人的议论。

“太可怕了，我的高跟鞋都跑掉了，那可是老公出国带回来的。”

“保命要紧，鞋算什么，就是一箱金条，老娘也不要了。”

“唉，有的。我同屋那个女孩已逃出来了，却又返回去，说是要拿男孩送的戒指，这一去就丢了一条腿。你知道那个戒指值多少钱吗？两元！女孩一定是疯了。”

男孩怔住了，匆匆登上电梯，气喘吁吁地跑进病房，女孩已经走了。打女孩电话，女孩已关机。

当晚，男孩收到女孩的一条短信：请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。

凡凡故事

母亲的泪

□刘建超

每天做完活，二姨都要到学堂门口等母亲放学，不同的季节里会塞给母亲一把酸枣、一个水萝卜或者几个小鸟蛋。二姨嫁人时，只有一个要求——供母亲上学。母亲成为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子。二姨说，你母亲进城读书，我们都哭成泪人了，她一滴泪也没有，心硬着哩。

母亲性格直爽，说话办事也是风风火火的。如果有个休息日，可以听到家里咣当咣当的声音。父亲说，你母亲做顿饭就像是在撵老鼠。

母亲和父亲一动一静，相处却非常融洽。只有一次，我听到过两个人起了高腔。父亲说，你就别犟了，领导都有了意图，按领导的意见办就是了。母亲说，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也要照办啊？这事不能通融。父亲很无奈，说，那是我老战友的孩子，你就别再坚持了。你不知道这后面牵扯多少人啊，那帮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母亲一点儿也不让步，我分内的事，你别管。

那些天，父亲格外小心，母亲外出时，他总是找借口陪伴在母亲左右。可还是出事了，一辆违章的汽车把父亲撞入路边的深沟，送到医院抢救治疗了三个月，父亲余下的日子就永远与轮椅为伴了。

母亲没有流泪。母亲不请保姆，再忙，她也要自己动手伺候父亲。母亲说，她知道那辆车是冲着她来的，是父亲在一刹那间推开了她。

母亲的闲暇时间多了，她总是爱推着父亲的轮椅，在老街青年宫广场散步。母亲说那是她和父亲相识的地方，当时那里只有一座小木桥，桥下有潺潺流水。

有一天，大成哥来到我家。大成哥是二姨唯一的宝贝疙瘩，呵着护着惯着娇着。大成哥大学毕业进了一家企业，没有几年就当上了老板。虽然我家和二姨家相隔千里，大成哥还是经常来老街家里看望我父母。父亲出车祸后，家里的积蓄全部用尽。父亲去北京疗养和我上大学的费用都是大成哥给出的。我大学毕业后，也是大成哥四处托人把我安排进了政府部门。母亲就说过，二姨家对我家的恩情，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啊。

大成哥这次来了没有急着走，安心地住下了。母亲每天都要做许多大成哥喜欢吃的菜。但是，大成哥吃得很少，烟抽得很凶，睡得也不踏实。

母亲问，大成啊，今年多大了？

大成说，小姨，你忘了？我四十岁的人了。

母亲点点头，才四十岁啊，还年轻啊，还有好日子过呢。那晚，母亲和大成哥谈到很晚。

大成哥安安稳稳地睡着了，母亲就坐在大成哥的床边，轻轻地摇着一把蒲扇驱赶着蚊虫，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一早，母亲陪着大成哥走进公安局。

母亲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号啕大哭。



绘图 雅琦

记忆中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流过眼泪。

二姨曾经对我说过，你母亲心硬着呢。母亲是心硬。我大哥当兵那年，南疆战事正紧，我和母亲送我哥哥去车站，欢天喜地的鼓乐声震耳欲聋，说话都要大声吆喝。旁边的一个阿姨对我母亲说，正打仗哪，你舍得孩子去啊？母亲当着我大哥的面说，不打仗当兵干什么？老大牺牲了，老二继续上。母亲拍拍我的头。

大哥真的留在了战场上。大哥他们是唱着《再见吧，妈妈》跨入地雷阵的。当兵六个月，大哥走完了他十八岁的壮丽人生。母亲没有哭，母亲说，孩子肯定是想让他的父母为他骄傲，孩子不希望父母为他流泪。母亲把大哥的相片放在

案头，相框不让镶黑边。逢年过节，全家聚会，餐桌上总会多摆上一副碗筷，那是给大哥留的。

母亲是随着父亲转业，从东北回到老街的。母亲工作很忙，家里的事几乎都是父亲在照应。有时，母亲看到父亲劳累的身躯总是很歉意地给他揉揉肩，按按背，然后叹口气，对我说，儿啊，你要是个姑娘多好啊，可以帮爸妈做好多事了。

母亲的双亲去世早，母亲是二姨带大的。二姨比母亲大五岁，那时的日子很苦，糠菜半年粮，每年收获的十几斤芋头就是家里的稀罕物，村里的女人只有坐月子才舍得吃。二姨隔三差五就给母亲蒸几个芋头，她自己啃菜窝窝。二姨总是哄着母亲说，我吃芋头反胃，你吃吧。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二姨自己退了学，把母亲送进了学堂。

可劲故事

另类出名

□汤小小

老公换了新工作，因为不愿夫妻两地分居，我就辞掉工作，跟随老公而来。无奈工作不好找，我跑了半个月一无所获，索性不再上班，专心在家做起了职业撰稿人。

不上班的好处是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但坏处也很快凸现。比如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知道菜市场在哪儿，逛街没人陪，寂寞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

事实证明，没有同事是件很悲哀的事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，我决定借老公“上位”，增加“出镜率”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两口子，如此一来，老公的同事都知道有我这号人，慢慢地不就可以发展成朋友吗？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开始和老公“秀恩爱”，有空就手挽手地出去晃悠，连午餐和晚餐也改在老公的食堂吃。每一次，我都穿得漂漂亮亮，还化

点淡妆，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嘛。

这一招挺管用，没过多久就有人认识我了，出门碰到老公的同事，人家也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还有人热心地问我老公：“你老婆还没上班啊？”到食堂打饭，阿姨也会热情地和我说话，并且加上一句：“你可真会享受！”

终于有了熟人，终于不再那么寂寞，我挺得意。为了巩固成果，我的“出镜率”更高了，只要有时间，就跑出去晃悠。

这天，老公下班回家，一进门就大声说：“老婆，你出名了，我们公司的人都在议论你。”

“议论我什么？”我瞪大了眼睛。

“他们都说，小杨（同事对老公的称呼）的老婆太懒了，天天不上班，在家居然连饭都不做，只会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去玩，小杨命可真苦啊！”

讽刺故事

拆台

□潘新日

街上有两家胡辣汤店，分别是街南头的张家和街北头的李家开的。两家生意都很红火，原因很简单，两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干净卫生，价格适中。

这天，两家店的老板老张和老李跑遍整条街道都没买到肉，这下俩人可急坏了，没有肉，明天就没法开业。

老张和老李首先想到的是街边专门贩卖死猪死狗的王二，要是平时，两个人理都不理他，做的都是正经生意，坏东西沾不得。可是，没有肉就没法做胡辣汤，一天要损失二三百块钱呢。

夜里，老张敲开王二家的门，恰好看见老李把死猪肉往自行车上装。两个人心照不宣，谁也没理谁。

老张和老李回到家都没闲着，赶紧通知亲友明天不要到对方的店里吃胡辣汤，因为对方用的是死猪肉。

两个人都暗自窃喜，心想明天的生意肯定好。不料，第二天两家都没有生意。

老张家唯一的客人是老李的母亲。老张满脸堆笑地问：“大婶，怎么想起到我家小店喝胡辣汤了？”老李的母亲说：“天天吃自家的烦了，换换口味。”

老张突然想起父亲，他问孩子看见爷爷没，孩子用手指了指街北头。老张一拍脑袋，心想，坏了，忘记告诉父亲了，父亲知道自家的胡辣汤是死猪肉做的，肯定跑去街北头老李家喝胡辣汤了。